

禮

宋文正范先生文集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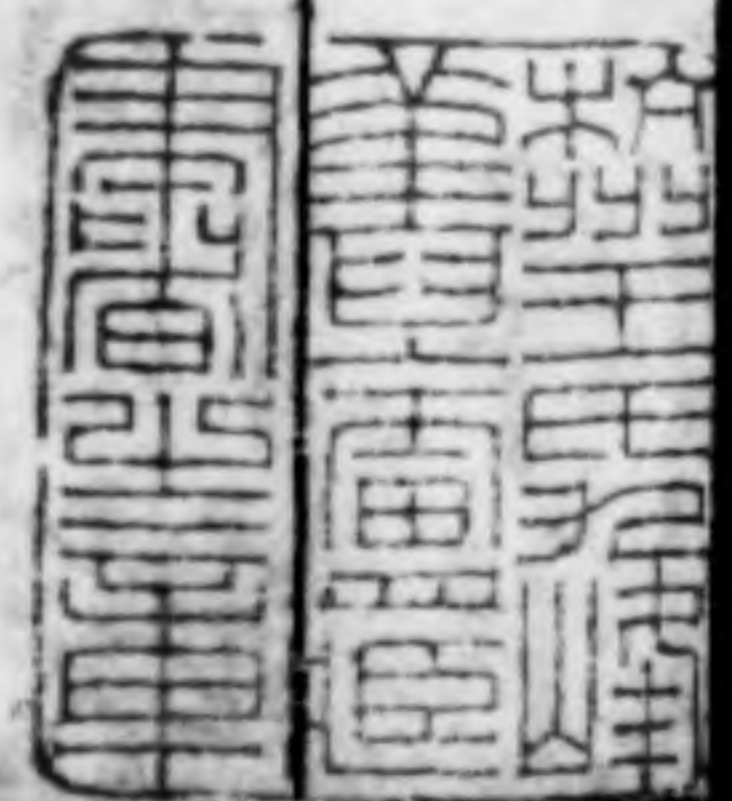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年譜補遺

古賦

宋文正范先生文集卷之二

宋范仲淹希文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年譜補遺

前譜所載公事多有闕遺今取其未載者見之逐年之下

明道二年八月公特為江淮安撫勘會真楚泗州有發運司轉般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粳米大小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兗

等州九月體量淮南州軍賒糶人民二麥并賒買亭民鹽貨未有見錢支給并向春逐處缺乏軍儲亦無錢和糶奏乞借賜錢五十萬貫并疋帛香藥三五十萬下淮南軍州應副前項支贍又體問得諸軍州自来和糶當農民出糶被行人抑壓價例收糶不時致穀以百千計已入商買之家方始添價出糶是以大段虛費官錢又不濟得農民奏乞許農民作保申乞先請價錢限一月內入納免被經販人隔截農民不得抑

勒令請領十月奏為蘇常秀潤旱蝗乞依吳遵路所奏權罷配糶斛斗又自江寧府乘遞馬到潤州起發楚州等處斛斗往廬壽登萊等州時江淮州軍有因疾疫死亡人口種時不敷田段甚多公牒逐官依灾傷一例體量放減并孤貧老幼不濟人戶多無田苗除減放外移稅數不多者虛煩催科無可送納即與全放十一月牒江淮灾傷州軍應實因灾傷逃移拋下稅產已曾申報州縣後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却歸業

者並放免稅賦及有已曾歸業為官中令納稅
存濟不得又逃移者亦許歸業依此減放稅科
十二月奏乞免放舒廬等州折役茶又看詳江
寧府上元縣等處所管主客戶口通年送納鹽
錢即不曾請鹽食用其客戶鹽錢數不多欲乞
朝廷特與除放

景祐元年正月薦丁鈞鄧資徐執中衛齊盧革李
碩張弁並公廉文雅為衆所稱堪克京官如擢
用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時黎德潤無辜獄死

公奏乞訪求本家骨肉量與支賜令其收葬仍
乞指揮令後命官使臣犯公罪流已下贓罪徒
以下並不禁係許責保出外聽勅

康定元年正月十二日牒環慶路今後如有報到
賊馬深入廊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
賊界攻討要害城寨領官大段殺獲分張賊勢
不得只在界首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為策應之
名若環慶有賊馬亦令廊延路分擘諸頭出軍
馬深入賊界攻討十五日陝府申稅戶朱大成

年譜補遺 卷之二
等八百九戶各於送納秋稅不前拋下稅額全家逃走公牒陝府指揮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生產不得燒燬斫伐其逃移人口即與倚閣去年秋稅招誘歸業免致逃移毀却桑產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虧失省稅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西界首領約遇沒兀等二人部領蕃賊七百餘人在塞門寨駐泊其部署司為何不差人馬掩殺公言延州去

塞門寨並無人烟又行川路之中一水屈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脚手周迴又無舊日熟戶縱得此寨其勢孤絕亦恐難為駐兵以此不如訓練兵士候春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襲或大軍攻賊縱被棄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損○二月八日奏上延州熟戶見今饒餓若春深無田可耕別思作過或虜劫漠戶北入橫山則延州東界大有憂事乞興脩廢寨御前劄子付夏靖仰一面與范仲淹計會商量但應機乘便可以

年譜補遺 卷之三
出師即同謀進取又聖旨令范仲淹於鄜州與
夏竦韓琦商議邊事十二日奏乞相度禁放青
鹽利害事十四日公有疏奏答朝旨論公討西
賊利害十七日奏張建侯狄青等與西賊戰于
保安軍有功乞重加錫賜公嘗舉歐陽公充本
路掌書記尋詔除館閣不赴任十七日公上言
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
復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取進止
是月二十四日牒張亢修豐稔城及萬安寨又

牒朱吉任守信种世衡高良夫相度東路承平
南安兩寨如久遠可守即進兵前去修復是月
二十五日又奏乞修廢寨○三月初一日牒青
澗城种世衡永平寨郭延珣等接此春暖耕農
之時速勘會上件驚移熟戶蕃部如內有未敢
歸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隣近有無官司空閑
地土或遠年逃田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
與量借錢收買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初二日又
奏那兵馬五萬防托秦州時知保安軍王信西

路巡檢狄青自來入陣勇猛公恐其為賊所誘
二十八日奏乞指揮二人令持重不須身自鬪
敵○四月五日差周美楊麟陳永圖等脩復萬
安寨豐稔城甘泉城已畢公又相度將興修承
平南安新寨等十一日牒种世衡郭延珣等據
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
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貸糧粟各一石十口已下
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令失所○六月
奏乞指揮逐路將諸軍弓弩手教習短兵又乞

揀選武士充節級○七月十五日舉孫沔田况
充經略判官又舉胡翼之充本司催驅公事○
八月一日舉劉牧錢中孚等十七人充陝西差
遣時延州金明寨招到殘破蕃部三百二十八
戶雖給與田土無力耕種缺少糧食公奏體量
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兼知延州張存母年八
十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乞別選人
知延州如未選得間即令臣知延州所貴依得
約束訓練兵馬十八日公牒延州通判大理寺

丞高良夫將本寨見管熟戶蕃部等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其十口已上支三石公巡邊到延州據左侍禁王聰狀陳弟王繼元差在寨門寨權兵軍監押被蕃賊打破寨門相殺身死二十日為奏聞朝廷乞特賜獎錄以勸死節之士○初廊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元是三程於新店牢山各有館驛後減廢○九月公與轉運使明鎬巡歷自廊州至延州兩程遇清明皆昏黃後方到驛程太遠山坂至多及巡歷回來

却值泥雨崖路險滑三十餘度沙河自甘泉縣發發至晚只到得皇甫店去廊州尚更兩鋪所有隨行軍馬已各疲乏便無喫食須用回買其軍馬既不到驛即無支請草料去處兼是山居無可收買遂牒延州將牢山新店館驛量行脩補及存留甘泉新置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清明直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食糧草或遇雨雪并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勘請止宿十六日奏乞放免張亢斬軍不當罪名是月

奉聖旨節文令公密切厚支與金帛召募敢死之士深入賊境探候等事公言臣在延州差韓周張宗永齎送文字直到吳賊處二人不期為臣所累皆竄遠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臣何面目更可使人伏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十月初一日巡檢李惟希下兵士王義等四人作鬧扇搖軍人公到延州據司理院勘到並斷送葛懷敏軍前要斬初五日公牒朱觀將領兵軍計會王達朱吉王守琪張宗武

自鄜州西北入德靜寨進兵討掠族帳又牒葛懷敏將帶周英鄭從政部領兵馬離延州往保安軍逼逐蕃賊仍差劉政充先鋒取路深入破蕩部署初九日又奏乞逐路部署已下出入進退處置軍馬公事並聽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諸使處分時西賊大將剛浪唆兵馬最為強勁在夏州東彌陀洞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即是賊界出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可出麟府并石隰州兵馬

與隰州兵馬與延州兵馬會合掩襲以分賊勢
惟朱觀久在麟州知得次第已曾密議奏乞令
朱觀計會河東軍馬以幹此事鄜州曹司馬勳
張式黃貴減尅兵士請受公言當此軍期之際
兵士多是饑寒逃亡若更減尅轉難存濟遂牒
鄜州將馬勳等三人對諸軍處斬又奏脩城及
般運糧草工役辛苦地又惡寒日有逃亡乞每
月支醬菜錢是月十二日公上言陝西軍州自
西事以來應副軍期科率百出如官員得人稍

能均濟或知寬猛則不致於殘民其不得人處
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既屬軍期民無
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廷深加照察
知非請托其所奏之人多是僥倖優穩之處永
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忘百姓
之深患湍目疾苦將何以濟伏望聖慈特賜愛
軫應陝西所奏官員曾經免者除別有擢用外
却乞盡底催發前來赴任十七日公具諸將所
獲生口鞍馬畜產器械并首級具聞于朝十八

日保安軍奏乞早降宣命下本路轉運使司并
經略安撫使副火急於近裏州軍人戶秋稅內
科撲赴本軍公體量得延州至保安軍山路一
百五十餘里昨因西賊侵擾燒却人戶田土則
各逃散公路不住有蕃賊出來打劫若令近裏
州軍人戶就保安軍輸納轉見苛虐於民不便
公遂擘畫只將廊延兩路界近保安軍送納公
將部將任福打破白豹城蕩四十餘里狄青黃
世寧到盧子平捉到西賊婦女朱觀打破洪州

一十餘寨并族帳二十餘處二十八日奏乞不
禁青鹽二十九日奏乞朝廷念及邊遠之人率
多無告特告朝旨應舉充縣令人限一季內並
與移陝西路如在沿邊州軍即便乞與除職官
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清望官於三舉已上
進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薦一兩人
不致闕官辦集邊事○是歲十一月虎翼軍第
九指揮王瓊奪長行于興斫到人頭作自己功
劄上名字申奏宣轉充下名正指揮使後于興

告訴問訖招伏公書斷云奪戎士死戰之功誤
朝廷重賞之意其王瓊集軍員等處斬又奏乞
建故寬州為青澗城十三日奏狄青黃世寧頗
勇氣乞蚤加獎用十六日奏張繼勲破賊於歸
娘谷乞賜酬獎十七日時陝西軍州每年夏稅
支移在邊上送納民疲於役公又上言乞令於
陝西近棗州軍送納則惜得百姓時自京起發
兵馬來陝西遣上州軍駐劄訪知押軍使臣內
有懦弱生疎不能鈐轄致兵士在路作過攪擾
縣鎮十九日公牒廊同華州河中府如軍馬經
過相度使臣稍有生疎不能鈐轄便請那差都
監監押一員或差得力使臣支與驛券同共管
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著次第及攪擾縣鎮
施行十一月差張建侯與狄青黃世寧劉政在
保安軍差鄭從政在萬安鎮又牒廊州令張宗
武往敷政縣且令探候如近邊寨無備則便行
討擊二十六日奏舉种世衡知環州○十二月
初二日乞陞擢滕宗諒差赴陝西必可濟辦邊

事時清邊弩手新到州司不敢依例給錢公言
沿邊苦寒之地所有晉州清邊弩手指揮人員
兵士已到延州例各單寒闕少衣裝初四日遂
牒延州一例支給○十二月十二日奏乞朝廷
特降指揮下京西陝西嚴切鈐束如有兇惡即
行軍法十六日牒同州抽差北縣分弓手二千
人并牒河中府抽差弓手一千人並差使臣押
送鄜城縣駐劄把隘防托又牒耀州郡兵士兩
指揮赴坊州防托時關中諸郡支移百姓苗稅

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送納惟鄜延一路家是
辛苦糜費數倍蓋是山陵道路不可通大車只
是小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明則一月程僅可
往還或值雨雪艱難寸進至有離家四五十日
裹纏乾糧並盡却更那人歸取盤纏今延州稈
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關中百姓秋稅入邊上
送納每束稈草只折三十文若據在市價頗甚
虧民公相度得鄜州鄜城縣後魏時為鄜城郡
隋為僖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鄜

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廊
州為軍令建營房倉廩解舍所有同華河中府
以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稅只於此處送納且減
得一半惡路立春却那減廊延軍馬於此處屯
泊就得賤價糧草稍減得百姓勞弊辛苦亦且
近便往復十二月二十八日奏乞暫出延州賞
給熟戶蕃部首領給與文帖并散茶綵內有功
勞異於衆者等第支給襖子腰帶係蕃部巡檢
者給與紅纓交椅仍與別立約束令遞相鈐轄
准備點集時聖旨令公與梁適商量邊稅事公
奏乞指揮涇原路招安明珠滅藏二族時邊上
臣僚陳乞買馬纔得宣頭便令人於熟戶及百
姓公人之家覷步收買其差去人接便起動熟
戶取奉虧價強買邊上新舊官員各稱准宣買
馬無時了絕徃徃一道宣頭應帶數疋公乞朝
廷降指揮將買馬宣頭並乞勾收繳納

慶曆元年是歲春正月公在延州朝廷既用韓琦
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公言正月內起兵塞外

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必有所傷願朝廷存此一路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或可招納戊午詔從公所請時公前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二月四日奏乞於諸寨置榷場用足帛等博買熟戶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糴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減得近理見錢應副邊上○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

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公言任福已下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四月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吳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初曹瑋於環慶添置六寨差田敏部轄軍馬

在彼防托至今熟戶倚此城寨四月公奏乞聖
慈以曹瑋田敏前後戰功并建寨托邊之利特
加贈典其直下子孫量行恩澤以獎勸邊士六
月陝西體量使王堯臣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
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
○先是一月聖旨令擘畫牽制西賊不令往河
東作過公牒本路主兵官員盡底部領戰兵往
沿邊入界牽制併擘畫合行事件指揮逐路主
兵官員施行十月初五日將所行事件畫一具

奏○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劉貽孫及葛宗古二
十六日乞將以所授左司郎中一官回授种世
衡與轉諸司使知環州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
附奏攻守二議○是月奉聖旨體量鈐轄都監
十二月初七日奏乞改移張明郝緒

慶曆二年時蕃部巡檢趙明勾招到賊界偽署團
練使訛乞并手下蕃官等共二十三戶公定奪
賞賜銀椀頭巾角茶交椅銀帶錦襖等物那與
繫官房舍居住正月初二日公奏乞為蕃官訛

乞等補官十一日到環州管設蕃官支與銀綵等物與立約束蕃部喜躍二十九日再舉种世衡知環州時牒各寨逐月一度勾集蕃官管設又恐公用錢物使用不足又牒環州僉判陰諒臣往逐寨標撰官地種蒔蔬菜貨賣并諸蕃部贓罰添助公用去託所貴不破省錢是月公到邠州排揀新兵據人戶王招瑋等陳告稱官中脩營占却園林地土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牒委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

及除放隨地錢稅後邠州准轉運司牒勾收已支價錢公言雖准都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兌還既無官地即合回申都轉運司豈得故違條貫並不回申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取勘招伏上項有違條貫情罪於杖一百上斷遣差人押送本州收管所有上件人戶地土價錢却牒邠州依條支遣○二月四日太子中舍通判延州高良夫奏乞下陝西四路令銷兵士防托州軍

一依范仲淹擘畫先定下守城人數於近裏州
軍輪差弓箭手充數次邊州軍弓箭手却輪差
在極邊城寨奉聖旨且令邠寧環慶路諸都部
署司相度又無妨礙且利害疾速聞奏公言相
度所差弓箭手並是人戶三丁內破一丁充役若
是撥於極邊州軍屯戍緣邊上食物踊貴亦少
營舍官中請受至薄難裹纏必於本家骨肉處
頻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更破一名往來供
送即是一戶三丁之內二丁防邊使破懷家

產伏乞朝廷更請相度二月奏言延州陷破前
年西賊圍閉之時山城未曾修築微有墻壘未
能禦捍惟劉平星夜前來救濟得延州不至陷
破此實劉平忠勇之力今來子弟復在邊任其
跡孤危未能雪耻竊聞劉平尚在恐邊臣有所
憎愛別造飛語乞朝廷倍賜照管又言計用章
無不順之意乞與叙用初五日有看詳趙珣所
奏畫一奏疏時樞密院劄付經略司諸將在外
者若賊寇大至並須領兵覓便攻擊二十五日

年譜補遺 卷之三
公言將有勇怯師有衆寡用兵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者也乞朝廷指揮逐路主帥近雖降此指揮仰更體量將之強弱敵之衆寡地勢險易天時明晦臨事取分以保民安邊事為重庶少敗事其樞密院指揮未敢施行○三月七日奏陝西不可行用鐵錢○四月令李丕諒宋良移風川寨於烽火臺山上尋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壁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太常博士范祥

與李丕諒等同相度新脩寨城已而又分擘街巷脩蓋軍營倉草場廨署及城上置軍舍般運糧儲兵甲入新寨二十八日奏舉高瑞高良夫揚旼○寧州狀申稱於五月五日申時以後忽降猛雨風電雷電有大霹靂一聲於草場火發燒却稗草四千餘束轉運司令觀察推官劉銑置院取勘公言逐處異物蟄藏之處多致雷火合依邊勅指揮只令陪納入官若更須令根勘官吏不切防慎罪狀却慮今後沿邊倉場作過

要得負累官員為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釋免
二十四日奏舉焦遂卿李顯張忠張信等乞與
轉官二十九日體量得環州界爾遠馬領定邊
安和安塞等寨罕馬糧人戶草不少並各城墻低
下濠塹淺狹未得牢固遂牒環州立便刷那廂
軍兵士脩築開淘○六月初六日石昌鎮申梁
家族蕃官屈都等并小遇族蕃官薛娘等為讐
其梁家族點集一千餘人騎待報讐相殺公又
差指揮使郭慶宗齎銀椀綵絹走馬往本鎮體

量各且和斷之○閏九月初九日慶州北路都
巡檢司狀申探得昊賊親領八萬人騎奔往鎮
戎軍去遂牒寧州通判張去惑著作暫往邠州
計會點檢城上防城戰具家事安排整齊如聞
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戶入州其人戶
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擘畫棟損稈
草支借十九日諸處申探到西界點集蕃賊馬
大段緊急公差焦遂卿种世衡等點集蕃兵防
托所有老小牛羊並發遣入寨城迴避其候看

貫延州慶州諸寨多無職田十月二十八日奏
乞均定諸寨官員職田○十一月初六日公上
言涇原土兵有在慶州者慶州土兵有在涇原
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諳練又是邊上土兵請受
微薄拋離本營裹纏不易公欲朝廷指揮逐處
土兵各令撥歸本路使喚公私俱便是月復置
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
韓公與及公龐公分領之公與韓公開府涇州
而徙文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徙公之請也甲

申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從公與富公之
薦也○十二月西賊入山外打并原州打虜公
牒知原州景奏與當路鈐轄李丕諒等六人部
領軍馬計會節次向前於鎮戎軍以來會合出
竒伏截山外回來賊馬收救人民公又到邠州
示以兵勢出榜永興軍諸州以安衆心又與都
監張肇部領諸兵馬於初三日發離邠州取長
武路往涇州策應

慶曆三年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凡

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宣命指揮召募沿邊少壯人為護塞指揮公言其不便○二月已卯保安軍狀申廊延經略司牒報西人請和公上言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三月甲午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上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為代○四月庚申諫官蔡襄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各除樞密

院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二十四日公起發往邠州提舉并就近勾抽乾耀州新兵請知州通判內一員押赴一依宣命指揮重行揀選并排連人員及指畫閱教次第并商量定奪蓋造營房○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發運非人公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京師乏食辛卯公與韓公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化失

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曾詔臣寮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賊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從之○十月初五日用張昱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邈為京東轉運按察使從公與富公之言也

慶曆四年二月切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乞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院參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是時公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祈王拱臣張方平歐陽脩曾公亮王洙孫甫劉湜等合奏謹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脩飾矣先策論

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聘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州縣皆立學○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六月十二日舉元積中管勾稅宜文字○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其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不實之罪從公奏請也十三日舉葛宗古楊麟充閤門祗候是月勘會河東邊上所關

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槍等自來從京支撥多是沿路損失枉費脚乘般載邊事不逮二十七日公上言伏乞朝廷指揮下河東轉運司取要便出產炭鐵州軍置都作院舉差官員專監其人匠於本路諸州軍揀選抽差○八月辛卯命叅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公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四日吳賊差使臣一道姓金不得名往北界契丹處去不知事意公慮兩國計會與謀十五日奏乞那撲陝西兵三萬來赴江

東乞朝廷更不遷延十三日舉張子奭張燾張去惑蘇舜元陳榮古堪充刑獄錢穀重難仕便十五日舉夏安期充河東轉運使又舉向約乞差知陝西河東煩難大郡十六日又舉張子奭等五人赴河東任使初諸州軍縣每五年一造城郭等第簿公體量得河東陝西自西事以來甚有人戶因差配破却家產州縣不能矜恤減放第候五年造簿方行定奪必是破盡家產多為失所之人十八日奏言八月出榜曉示逐處

人戶并割與逐州軍及都轉運司及三年便造簿重定等第其因差配破落更不候三年便於簿內注鑿減下其有即今淪落應役不得者即與免放先是除宣撫韓琦到邊上散却特支後至是已是一年不曾支付二十一日公奏臣今往陝西河東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戰兵并人員兵士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九月公在并州見都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要得止絕欺弊纔方行下文

字使有百姓經并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據嵐州申本州九月一日支料錢并銀鞋錢二百萬准運司上項指揮尋行告示其軍人例各高聲言道官中支賜與我因何却不得行用其轉運司牒本州更不敢施行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鐵錢並依舊行使時河東諸軍州初新收刈白草降下萬數不少逐處官吏不能體量利害例各差

兵士或探斫不前即便逃走公人等即出錢官買或於人戶係稅草地內強行採打引惹爭競即令逐處搔擾公出榜曉示諸軍州自榜到日以前拋下兵士公人收刈白草數目並與放免體量得逐處賊盜多是逃軍兼近南郊恐成群黨驚劫人戶州縣不能禁止指揮河東州軍令逐處出榜招召今日以前逃走廂禁軍人與限一月許於官司首身更不問罪並令依舊收管十六日西夏楊守素赴關公奏乞所有封冊之

禮須候西北收兵只行於體稍便乞朝廷再三
詳審二十日樞密院劄子奉旨令公就近差人
知麟州公與明鎬商量舉閣門祗候張繼勳是
月出榜曉示諸州軍應坊郭鄉村人之今日已
前帶即配賣物色或包二稅移徙者並令與放
罪各令歸業其元欠二稅並與除免仍劄都轉
運司公到憲州體量憲州城池窄小奏乞增脩
○十月九日余靖奏乞劄付河東令彼處差人
佯作葺豐州所費契丹不敢占據奉聖旨令公

相度公言豐州至河東一百二十餘里並無人
烟道路不通今來難便去管興脩初麟州無酒
務不權酒利寬假邊民自慶曆二年十二月權
起酒利公恐居民貧困出榜并劄與麟州令百
姓依舊任便開沽十日公到麟州體量二州四
面邊疆並無城寨防護人戶不敢復業遂與明
鎬商量申奏乞脩復城寨是月發遣散移往府
州與土田耕種十三日奏乞收贖麟府陷破蕃
界熟戶百姓依舊住坐耕作出得糧草方可却

減下正兵大段省得國家錢帛是月體量得火
山岢嵐保德軍三處各屯兵馬所入軍儲皆是
商旅人戶將銅錢接糶北界斛斗入倉中糶每
日計出却銅錢數百貫過往北界每歲計置河
東銅錢不日將盡此邊防之大弊也十九日奏
乞朝廷支絹五萬疋送下河東轉運司俵與岢
嵐等三處博糶軍儲急止銅錢出界之弊二十
七日張亢奏准經略司牒岢嵐軍等處有閑地
萬頃乞先於要路安置堡子兩三箇然後將上

件地土擘畫奉聖旨令公相度公恐置堡子代
州與北界相接引惹言語只令作社戶名目三
五十家靠險居住高築墻院防備盜賊○十一
月初五日知原州蔣偕狀申細腰城修築已完
須藉土兵守禦公劄與涇原路土兵充細腰城
就糧振武蕃落指揮○十二月經略司管勾何
涉有母在蜀中迎侍不得切於孝養初一日公
舉涉充益梓路通判以便奉親俾全孝道時蔣
偕出兵至佛空平燒蕩族帳种世衡領環州蕃

漢兵燒蕩大小羊族帳十四日奏乞酬獎諸將
功勞是月劄付陝府據諸縣逃官田地勒令地
分鄰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見錢數並與除放
劄付與河東轉運司將麟府等州色役公人支
與係官閑田仍免送二稅時契丹與元昊戰不
利奉聖旨指揮令公體探北界事宜公言自古
兵家每有挫衄恐其下離叛即別舉事圖其復
振以攝衆心今契丹西征無功愧見其下或謀
起事欲振兵威此朝廷不可不防是月明鎬奏

募民請射禁地奉聖旨令公詳明鎬所奏相度
經久利害聞奏臣僚又奏焦太師來天池打量
事又奉聖旨令公計會相度穩審從長指揮又
奏相度到開耕禁地利害事十六日公自麟府
路回到岢嵐軍次日有鈐轄孟元并岢嵐軍使
米元湊來言有萬勝指揮兵顏和告稱有本指
揮軍人結集背叛司理院勘得本人不着次第
多次人債所告只聞人說並無照據欲領顏和
赴營處斬公尋指揮令與逐官更子細勘鞫實

情如委實誣告亦且決配况未曾刑害著被告之人恐今後更不敢告事至十八日孟元等來言審勘得別無實情更不敢枝蔓追究公又奏訪問得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其間輕狂之人不柰辛苦或亂出語扇搖人衆於邊上不便乞蚤降指揮差替十九日奉聖旨差入內供官衛克勤押賜鑿藥至公處并傳宣命公探候北界事宜及邊上設備者公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備戰敵以分朝廷萬一之憂

二十日西賊點集壯人壯馬往環州界公劄經略司起發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托及令環元州多方安撫前來蕃部蕃官二十三日奏言切見太常博士趙拯秘書丞劉奕馮浩殿中丞范寬之馬仲甫徐執中杜樞太子中允王復太子中舍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謨並有才稱宜處要務俾臨邊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件官充陝西河東大郡通判貼黃自來兩府臣僚無同罪舉官條例臣出使應所舉過官員恐朝

年譜補遺 卷之三
廷未賜施行如任用後犯正入已贓臣並行同罪

慶曆五年正月十四日奏撥細腰城屬環州二十七日河東轉運司申諸縣尚顯等陳狀為老小殘疾及年六十已上至七十年老除外別無人丁見今單身乞放免公劄下磁州疾速體量尚顯等如有人戶可以指射充替即依條貫施行如別無人戶指射即與免放施行○二月劄下并代等路經略司東都轉運司遍行指揮逐處

疾速出榜曉示諸義勇軍習學弓弩是月翰林學士吳育為諫議大夫育初尹開封府時公在政府因白事數與公有迕既而公出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三月十八日西賊部領三千餘人打劫篳篥城等四月十四日公奏乞下部署司揀選得力將佐嚴行禁約至時與漢兵會免致疏虞○四月三日新邊壕外檉柵至葫蘆河一帶稱有西賊人馬約二萬餘人剽寨及逐川內各有烟

火五里至七里蕃漢人戶一例驚移及差人探
問却稱來放牧牛羊其驚移蕃漢人戶尋却歸
復本處住坐公言昨往河西體問待鄜州路前
來被西賊破蕩之時其初西賊用謀亦是如此
其人戶為前來無事便各安心更不驚移遂遭
虜殺今來亦恐如打鄜州時設此計謀遂牒涇
原路經略司今後如得知西賊點集人馬即將
蕃漢人戶多差人起遣回避不得慢緩免致驅
虜初四日奏留蔣偕知原州新降宣命應係子

手兵士年及五十已上或疾病久遠不堪醫治
者許本戶人填替如本戶無人即許召人充替
施行公十七日奏言似此薦疾癘疾之類非可
詐偽者為年未五十已上有礙上項宣命諸處
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顧人承替之時內有事
力之家即可雇人其下等第無錢顧人多是恐
脅家間骨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屬不便乞指
揮轉運司看驗如委實是薦疾癘疾之類並依
諸軍類更不問年甲便於揀停歸農不須要家

年譜補遺 卷之三
人并顧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所以
不致失所○五月歐陽脩上疏伏見杜衍韓琦
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
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
可罷之罪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
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
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十五日奏乞指揮麟
府二州勘會歸業蕃漢人戶約量人口數目支
與貸糧乞更賜指揮與逐戶買牛具錢本選差

朝臣一員照管撫恤各令安歸復業○閏五月
涇原部署司所奏抽減年深上京東兵那官部
押赴近裏永興等處駐劄候今秋管押歸營次
奉聖旨令公相度公相度上件兵士已各年深
過滿又知別路並減那歸營秋間縱有事宜亦
難勾回邊上恐遞相扇搖別有言詞尋涇原路
差使臣管押歸營二十四日具狀申奏○六月
十四日奏諸軍頭失墜補署文帖免勒充長行
只於舊職名上降一等所貴兵級安心十七日

舉劉貽孫知鎮戎軍二十九日舉譚嘉震知德
順軍時慶州東路巡檢竹昂公勒膽勇狄青許
遷等皆推許此人可用舉昂充慶州駐泊都監
○八月十三日聞朝廷差國子博士高良夫往
延州計會夏國差人定立疆界又據高良夫申
商量立界未定其西界楊守素回宥州取覆囊
霄去公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
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
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顧利

害則無戰爭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
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
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
廷察此情狀不可信憑大為之備免致臨時敗
事再錄與韓琦所上攻守策錄呈乞賜親覽是
月與韓魏公奏舉李顯授閣閣祇候二十三日
禁秦州博易奏體量得秦州自來客旅收買川
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中賣兼販蕃馬
回訖百姓所買馬錢亦收買匹帛入蕃興販今

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絕必是一路
蕃情怨望兼大段隔却興販券馬及阻節客旅
興販川貨則一路糧草少人入中必是誤事伏
乞朝廷下秦州依舊降條貫施行二十九日舉
李顯充邠州都監○九月舉張肇知寧州公以
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窮困使河東一路供
饋糧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榷務一則招誘
蕃部牛羊鞍馬行貨供河東一路官稅要用二
則麟府路收得客旅稅錢大段出得貨利就近

供軍三則止絕得私下與外界交易免犯令初
四日奏乞於麟州初置榷場二十日西界送后
元孫歸漢配全州編管公言素不與元孫相識
亦不知本人善惡臣在延州但聞劉平后元孫
部領軍馬救護延州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
食盡力屈被擒即不曾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
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該大赦却有救存延
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其戮辱少加存卹
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安置使陷蕃將

校等聞之未絕向漢之心不怨朝廷不助夷狄
此禦戎之一策也○十一月十一日准樞密院
劄子節文臣僚劄子秦鳳路部署已下自来各
破親兵逐月支破添支錢乞今後所差親兵揀
選知武藝慣熟人數不得替換逐月更支破添
支錢候巡邊及駐劄出戰時即乞一例量支盤
纏錢三百文所貴均平免有虛破官錢奉聖旨
令陝西四路安撫司相度公相度若是揀却知
武藝慣熟人數久占在逐官手不得替換却恐
不切閱習因茲生疏有誤使喚已牒秦鳳路都
部署司據部署手親兵輪差替換依其餘路分
更不逐月支添支錢○十二月二十一日山外
德順軍界靖邊隆德寨壕外各有新招弓箭手
共八百餘人請射地土耕種修築堡子把截并
逐家老小在彼居住自来累遭虜掠公牒涇原
路安撫司各令將老小人口等般入壕裏居住
只量留少壯人在壕外堡子安泊防守管勾耕
種若遇大段賊馬難以禦捍亦須入壕裏回避

免枉遭虜掠

按舊年譜竄閻文應嶺南尋死于道此據富
鄭公所作墓誌按閻文應景祐二年十二月
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
為泰州鈐轄後兩日改鄆州鈐轄百官表同
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州鈐轄百官
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官
表贈邠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竄嶺南
指揮及死于道事迹不知鄭公何據也今姑

從鄭公墓誌竝考

古賦

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
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
大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于神州宣英茂於皇
猷頒金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
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
靈耀德巢穴以卑棟宇以植徹太古之弊明大壯

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復崇高乎富貴之位
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
居堂以高而視壁郭焉而四達殿巋焉而中峙禮
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
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
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
之崇成湯受命卑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景
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於
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

背北堂耽然太室儼乎中黃都徽名之在南取盛
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闢闔其三十
六戶疏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
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
方象其幅負九陛參其前後栢栢焉聽政之廟應
辰而周彰趙趙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
葱蔥圓海兮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廻牆
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
人神之樂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

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之以
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
廼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聖之心
也蓋惕惕於無灾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
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
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象必明
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
蚩尤之稱兵惟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
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之至仁浸灑灑

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為之榮又若炎以繼
天義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復于清宮之律天子
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
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逸靜百官之事
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關無難於門止北伐之威以
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
之夏也萬物為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
漸干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奧
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

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予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為之清及夫蟲介時分虎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閭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關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為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彬彬此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曄曄以陳五常之席奕奕而倫惟太室之位廼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俎離離玉幣莘莘牲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實相樂正攸

賓進俎豆之吉蠲羅篚簋之輪囷六樂咸在統美
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詠
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
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
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
先天之下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群后對越穆
穆乎舜門之闢晰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又
求衣以先紆黃組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
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
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宸而立濟濟焉辨色而
入太常正其等殺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
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
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
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
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
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
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唯東
是尚於是執旆旅進鏘鏘肆覲嚮明者蓋取諸離

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
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
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况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違
冕紱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
天家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粲粲而在共如
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
臣載拜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雋良議窮寡人曷
幽而覆盆賢曷惻而遺野予以盛名器予以休宗
社署聖法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
榮觀至哉敷億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
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間間諸儒靡協
議者啾啾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
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有逾遠之嘆惘然
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泮樂而興三王豈襲
禮而至為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奧行明堂之義不
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
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
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

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
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
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
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慎日思思之何
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繇是
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迺
孜孜於鷄鳴唯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懼四
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剝
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于格耻惟下武之

太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
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於皋陶
迺連茹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為春懼
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
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
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或差持我心於
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靡眉而壽
吾何仁之有舍哺而嬉吾何力之為但淵淵縣縣
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

之道也蓋無得而稱焉我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
極東升烟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
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
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
列辟之明術塞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
為其陋奢不為其肆斟酌乎三五擬議乎簡易展
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
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于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
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秋香亭賦

并序

提點屯田鉅鹿公就使居之北擇高向而亭背孤巘
面橫江植菊以為好命曰秋香亭呼賓醕酒以落
之僕賦而侑焉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祿使于南國兮鏗金粹玉倚
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烟而練迴山有
嵐而屏矗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
寥寒林脫兮蕭蕭有翠皆歇無紅可凋獨有家菊
弗治弗天采采其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勁性賦

文正公集 卷之三 四
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
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蚤歲寒後知殊
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
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賓我來緩泛遲歌如春
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酡顏望飛鴻
兮宜宜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
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
夫劉伶不可復醒而篋聞乎雷霆豈無可而無不
可兮一逍遙以皆寧

靈鳥賦 并序

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
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塗矣

靈鳥靈鳥爾之為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為號
乎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
徒悔鳥而亡路彼啞啞兮如愬請臆對而心諭我
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
長慈母之危巢託主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
仆母之鞠兮孔艱王之仁兮則安度春風兮既成

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歆去君而盤桓思報之意歎
聲或異警於未形恐於未熾知我者謂吉之先不
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于身不告之則
稔禍于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為凶之
防亦由桑妖于庭懼而脩德俾王之興雉恠于鼎
懼而脩德俾王之盛天聽甚邇人言曷病彼希聲
之鳳皇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
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
可卷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
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為豐食而肥
倉苟竭兮吾將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
為深穴而威城苟圯兮吾將疇依寧驥子之困于
馳騫兮駑駘泰於芻養寧鷓鴣之饒於雲霄兮鴟
為飫乎草莽君不見仲尼之云兮予歆無言累累
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見孟軻之志兮養其浩
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優優而大者
乾乾我鳥也動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
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

老人星賦

明星有爛
萬壽無疆

萬壽之靈三辰之英其出也表君之瑞其大也助
月之明但仰祥光莫辨皤然之象方資睿筭斯垂
耄矣之名皇家以大洽雍熙咸臻仁壽感垂象之
丕變彰御圖之可久爰假號於耆年寔歸美於元
后南郊享處能無鼓缶之歌銀漢經時誰是遊河
之友觀夫落落位正熒熒影孤應春秋之候出丙
丁之隅視合璧之祥兮未異顧連珠之瑞兮若無
象茲黃髮永我鴻圖想天上之宵征寧悲鍾漏顧

人間之夕景豈恨桑榆是何上象著明昌時合偶
歷數自延於人主名實何慙於國叟月輪遙觀安
車之意寧無天駟傍瞻失馬之嗟何有此蓋君著
明德天陳瑞星會茲鼎盛薦乃椿齡增芳華於信
史協休美於祥經每觀運行如縱心於黃道無差
躔次疑尚齒於青冥足使歷象者考祥占天者改
觀掛碧空而的的度清宵而爛爛非時不見如四
皓之避秦有道必居若二疎之在疏大矣哉名尊
五福位列三光發天文之炳煥符帝德之悠長北

文正公集 卷之五
闕前瞻獨呈祥於有爛南山俯映共獻壽於無疆
士有仰而賦曰天之象兮示勸君之位兮善建實
贊天靈之數允叶華封之願又何必周王之夢九
而嵩嶽之呼萬者也

老子猶龍賦

元聖之道
通變如此

昔老氏以觀妙虛極棲真渾元握道樞而不測譬
龍德而彌尊孰可侔珠長存慈儉之寶全疑在沼
不離清淨之源宣尼之啓述嘉言發揮至聖謂此
真宗之德若彼時乘之性每去不祥之器劍化同

歸常開衆妙之門魚登比盛莫不遺情寵辱放志
希夷振淳風而騰驤有便樂上善而游泳無疑所
謂性相近也故可則而象之知雄守雌宛訝存身
之際絕聖棄智潛疑勿用之時至指難偕元功莫
極知止而過亢何有善行而在田可則彼飛昇於
天路此逍遙於聖域流沙西去曾無戰野之虞紫
氣東來寔有召雲之德豈不以神龍之舉也其變
不窮聖人之道也無幽不通一則致霖雨於天下
一則宣教化於區中背偽歸真豈逐葉公之好長

生久視寧資秦氏之功不然又安得深述杳冥盛
稱達變忘機而沉核是擬著經而負圖可見宋纖
比聖堪為折角之流尹喜依仁自得攀髯之便大
道卷舒非龍何如言豹隱者胡能比矣稱虎變者
近可方諸我名躋四大之間五靈斯會我道配二
儀之際三友非踈故能作大匠之宗師闡無為之
妙旨惟尊道而貴德自反古而復始比於或躍之
靈蕩蕩乎其聖如此

蒙以養正賦

君子能以
蒙養其正

蒙者處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羣守晦蒙而靡
失養中正而可分處下韜光允謂含章之士居上
棄智斯為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
考其在蒙之象得此養正之理渾兮若濁下民無
得而稱焉闇然而彰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
其善罔耀其能惟樸素而是守又濬哲而曷矜故
知我者謂我愚不可及不知我者謂我智不足稱
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養恬之義相
應故得悔吝不生純和自履隱其明而若昧保其

終而如始至賢者孟子在養素而弗違亞聖者顏
生性如愚而有以是知蒙正相養聖賢是崇欲求
乎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后蘊玉而外質蚌
含珠而內融天地何言育物之功潛用龍蛇處蟄
存身之道不窮其或謀畫為先聰明自廣不務淳
淳而處每思察察而往則彼蒙也喪乎其真此正
也失其所養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寧忘用
晦而明箕子之風不爽至矣哉正之在斯養亦宜
其蘊道德而不銜豈禍福之能隨志士體之而脩
身素履無失聖人執之而行化赤子焉知廼有脩
辭立誠窮理盡性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
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

禮義為器賦

崇禮明義
斯以為器

禮義交舉聖賢是崇既觀化人之要爰彰為器之
功脩之於身豈晚成而是慮體之於政見日用之
無窮前典可稽格言斯啓假其器而宣其教尊其
義而貴其禮本於太一寧因雕琢之勞見無不為
豈定方圓之體不速而成與世作程于以致滿而

不溢于以知用之則行見者之謂智述者之謂明
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常而共久何患易
盈是以化彼邦家器茲禮義其美也混而為一其
設也分而為二助政教而可大貫古今而不墜宣
尼始問於周史雅契求新晉文首定於襄王允符
先利豈不以為君之柄也非禮何持立人之道也
惟義是資居上而不我遐棄化下而何莫由斯有
之則安在傾歌而莫覩聞而能徙信用捨以徙宜
是知彼器也利乃生民此器也歸諸君子蓋用之
而可資故喻之而有以察其無體可忘尚象之言
執以衛身詎有假人之耻念茲在茲無為而為但
守執虛之戒難忘持滿之規安上治民寧使乎小
人乘矣見危致命豈惟乎長子主之今國家稽古
不忘宣風遐被其禮也同二儀之節其義也正四
方之志覆萬國而無疆通大道之不器

今樂猶古樂賦

民庶同樂
今古何異

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
之感樂豈今昔之殊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

一彼一此皆能感於人神原夫惟孟子之謨猷激齊王之思慮惠民之道將進述樂之言斯著以謂昔時搏拊實用洽於羣情此日鏗鏘亦足康於兆庶蓋在乎君臣交泰民物茲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寔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匏土宛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惟前聖之所能春誦夏絃寧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悅萬國之心既順時而設教孰尊古而卑今六律再推自契伶倫之管五聲未泯何慙虞舜之琴其或政尚滋章民猶勞苦樂雖薄於前代化未暢於率土曷若我咸臻仁壽共樂鍾鼓八風時叙命夔而不在當年萬舞日新教胄而何須往古若然則不假求舊惟聞導和其制也雖因時而少異其音也蓋理心而靡他播茲治世之音無遠弗届較彼先王之樂相去幾何今國家太樂方隆休聲遐被曾不惑於鄭衛自能和於天地舉今

古而酌中與英莖而豈異

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誠發為德彰彼天性

聖人生稟正命動由至誠發聖德而非習本天性以惟明生而神靈實降五行之秀發於事業克宣三代之英稽中庸之有云仰上聖之莫越性以誠著德由明發其誠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我生既異初郁郁而有融我性在斯終存存而不竭上智不移無為而為蘊被精醇之志發為濬哲之資文王之德之純既由天啓周公之才之美亦

自生知故得冠乎人倫立乎聖域所以見至矣之性所以成自然之識究其本也蓋鍾純粹之精及其顯焉乃著文明之德豈不以自誠而明者生而非常自明而誠者學而有方生而德者實茲睿聖學而及者惟彼賢良顏生則自明而臻謂賢人而可擬夫子則自誠而至與天道而彌彰若然則誠之道也既如此明之道也又如彼蓋殊途而同致亦相須而成理發乎仁義遂使跂而及之著乎聖神所謂誠則明矣且夫明乃誠之表誠乃明之先

存乎誠而正性既立貫乎明而盛德乃宣有感必
通始料乎在心為志不求而得終知乎受命于天
大矣哉考彼格言見茲元聖施為可觀於君德動
靜必遵於天命由至誠而達至明是為聖人之性

金在鎔賦

金在良冶
求鑄成器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觀從車之用將
臨熠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
之心觀其大冶既陳滿籛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
曄曄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

百鍊之功可待况乎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
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
區別妍媸願為軒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國
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冶
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
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求觀此鎔金
之義得乎為政之謀君諭冶焉自得化人之旨民
為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
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

出既踊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羨夫
 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
 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
 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君之大
 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亦庶幾於國
 器

臨川羨魚賦

嘉魚可致何羨之有

彼何人斯在水之湄謂嘉魚之美矣臨長川而羨
 之瞻之在前殊有忘筌之意求之不得寧無結網

之思徒觀其紋浪不驚錦鱗咸遂或在藻以安性
 或戲荷而從類但見嬉游固難馴致當自適於清
 流若有待於芳餌在淵游泳疑莊叟之夢來依岝
 嶮喁訝平子之書至潏潏晴波在彼中河可以登
 庖為籩豆之俎可以昇鼎俟鹽梅之和顧絲緡而
 則不俯漪漣而柰何凝睇依依控鯉之方安得含
 情默默思鱸之興何多惜矣空拳眷乎頌首止疲
 懷而肆目自朶頤而爽口幾悔恨於庖無徒諷詠
 於南有心乎愛矣愧踈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懼速

文正公集 卷之三
憑河之咎烹鮮尚賒謀之未嘉弗經營於網網空
顧慕於鱗鱗非達士之識矣其愚人之意耶胡不
為施罟之功豈勞彈鋏胡不學投竿之術自取盈
車又何必其志營營其圖瑣瑣徘徊乎水澤之畔
快悵於泉源之左亦由射雉之子即亡矢以胡為
待兔之人非設置而奚可然則有為者必先其器
所羨者何止於魚器則可為詎見力不足者魚或
空羨又豈得而食諸在臨事而求已將觸類而起
予五餌不陳釣四夷而莫至三網不緝羅兆民而
則踈至如居人之常為邦之彥歆高位而是蹈當
崇德而無倦脩天爵而人爵從之何煩健羨

水車賦

如歲大旱
汝為霖雨

器以象制水以輪濟假一轂汲引之利為萬頃生
成之惠揚清激濁誠運轉而有時救患分災幸周
旋於當世有以見天假之年而王無罪歲者也當
其東作云布西成以期何密雲不雨兮若焚若灼
而大田多稼兮如渴如饒耒耜之功既至倉箱之
望將危豈無陂池抱甕之行昌濟亦有溝洫挈瓶

之利胡為乃有智者樂水而起予梓人治材而和
汝謂一漑之可洽俾百兩之斯舉固無傷於濡軌
軋軋臨川初有認於埋輪翹翹在渚是車也匪疾
匪徐彼水也突如來如補畎畝之不足損谿壑之
有餘渤潏騰波忽若刺山之泉湧潺湲去浪漸如
澄江之練舒詎見瓶罍那慙綆短流洋洋兮乍若
膏潤苗忻忻兮初如律暖載脂載牽幾通鄴國之
渠弗馳弗驅自解成湯之旱動將勢旋發與梘會
既引重之象著亦救焚之功大河水浼浼得我而
不滯不凝原田萁萁用我而無災無害仁常汲下
智復鈎深于以見因民之利于以見洗物之心若
夫大禹之年應資治水必也高宗之世亦命為霖
至如賢人在輔德施周普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
斯車也吾猶不取

用天下心為心賦

人主當用
天下心矣

至明在上無遠弗賓得天下為心之要示聖王克
已之仁政必順民蕩蕩洽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熙
熙無不獲之人當其治國牧民代天作主敷至治

於四海遂群生於九土以為肆予一人之意則國
必顛危伸爾萬邦之懷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
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為之去有災害必為
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行乎八荒如天聽
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苛我則崇簡
易之道彼患窮天我則脩富壽之方夫如是則愛
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浹于民庶仁聲播于雅頌
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忻忻而日
用豈不以虛已之謂道適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

何可專一應萬而誠至寡治衆而功宣堯舜則舍
已從人同底于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絕於天必
矣重乎安危明夫用捨弗凝滯於物我可并包於
夷夏顧老氏之旨無欲者觀道妙於域中稽夫子
之文虛受者感人和於天下若然則其化也廣其
旨也深不以己欲為欲而以衆心為心達彼群情
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方今穆
穆虛懷巍巍恭己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
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

已矣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堯舜仁化天下從矣

穆穆虞舜魏魏帝堯伊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協和萬邦蓋安人而為理肆覲群后但復禮以居朝當其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近內睦九族善隣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聰明作聖濬哲如神一則命義和而欽曆象一則舉稷契而演絲綸熟謂各行其道但見同致於仁諺木設時惻隱之情旁達薰

絃奏處生成之惠皆臻民保淳和政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為而多暇茅茨何耻方不富以為心璿璣有倫惟罕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國慕羶誠同心而同德又何後而何先水沴久憂曷三月而違也朝綱歷試非一日而用焉然則帝者民之宗為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於域內仁為表於天下諮詢四岳何異樂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者美夫五帝之最百王之宗物無不遂賢無不從于以見昭德於文思于以見播美於溫恭

殊途同歸皆得其盡衣而治上行下効終聞乎此
屋可封大哉光宅無私文明由已稽陶唐之道法
有虞之理是則萬彙熙熙咸頌聲而作矣

君以民為體賦

君育黎庶
如彼身體

聖人居域中之大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
肌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墮調百
姓而如調百脉何患糾紛先括格言明王佩服愛
民則因其根本為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
害而在斯勸農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

猷可稽謂民之愛也莫先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
大乎群黎使必以時豈有嗟於盡瘁治當未亂寧
有悔於噬臍莫不被以仁慈躋於富庶教禮讓而
表其修飾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人有罪諒責已
之情深慶澤無私訝潤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者
舒慘自我體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則其體儼若君
惠則其民晏如永賀休戈攸若息肩之際乍聞擊
壤樂如鼓腹之初彼以芻狗可方草芥為比一則
強名於老氏一則見說於孟子曷若我如屬辭而

文正公賦 卷之三
此事終去此而取彼觀其可設猶指掌以何疑視
之如傷豈髮膚而敢毀大哉一人養民四海咸賓
求瘼而膏盲曷有采善而股肱必臻修兆人之紀
綱何殊修已觀萬民之風俗豈異觀身今我后化
洽風行道光天啓每視民而如子復使臣而以禮
故能以六合而為家齊萬物於一體

六官賦

分職無曠
王道行矣

伊六官之設也所以經綸庶政輔弼大君治四方
而公共宅百揆而職分克勤于邦同致皇王之道

各揚其職以成社稷之勲王者富有八紘君臨萬
國何以致熙熙之化何以崇巍巍之德欲行其教
必舉賢而援能將致其功故列官而分職乃立冢
宰爰命司徒一則執掄衡之柄一則掌土地之圖
總其庶官位定而上下皆正敷于五教民成而怨
惡皆無至若宗伯執事而惟和司馬論功而無曠
典三禮而稽古統六師而安上俎豆之事登降而
不失其宜軍旅之容征伐而無有不當又若司空
之治可畏司空之政惟常主憲綱而有典有則勸

農功而無怠無荒御百姓於五刑罔敢作亂宅兆
 人於九土孰不來王惟茲六官邦國是保叶贊王
 業恢張聖造所以均天地之化所以全君臣之道
 軒皇六相稽其義而弗違舜帝五臣比其功而可
 考夫如是則六官之任也司二儀之理法四時之
 名于以平天下之政于以安天下之情得其人則
 聖政咸若失其人則王化不行雖乃武而乃文各
 從其理體亦同心而同德共輔於文明今國家博
 采遺賢陟明多士將五帝以齊邁命六官而共理

有以見萬國一家頌聲作矣

鑄劍戟為農器賦

天下無事
兵器銷偃

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劍戟而鑄矣為稼穡之用
 焉我武不施當四海和平之後公田盡闢啓兆民
 富庶之先蓋以理定區中文經天下知無用於利
 器俾改作於良治以謂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
 此日鎡鑿有以多為貴者於是施巨橐發洪鑪索
 矛盾斂干戈鏌耶之鋒水銷於倏忽轅門之器金
 鑠於斯須露穎者惟變所適餘刃者復歸於無務

材訓農假工人之鼓鑄備物致用取田畷之規模
不知我者謂我前功偕棄故知我者謂我欲善其
事繇是星陳畝之具日新錢鑄之類好戰者隨
之而挫銳力穡者因之而受賜器非求舊委六師
征伐之資日用不知增百姓耕耘之利足使上敦
淳朴下無戰爭三農以之勸萬國以之平去故從
新茂百穀而寧同百戰深耕易耨闢五土而何愧
五兵况乎清淨是崇聲教遐被任甲冑於忠信施
干楯於禮義去彼取此息南征北伐之勞小往大
來變東作西成之器是知偃武者除其禍亂勸農
者臻乎庶饒五野之豐登時至四方之戰鬪聲銷
與世作程鄙黃帝弦弧之智去惡務本笑夏王鑄
鼎之朝大哉聖政惟新文德來遠務三時而倉箱
日益却十德而華夷草偃有以見我后易俗移風
敦天下之大本者也

任官惟賢材賦

分職求理
當任賢者

官也者名器所守賢也者才謀不群當建官而公
共惟任賢而職分大則論道經邦帝賚之猷允著

文正公集 卷之三
小則陳力就列家食之嘆無聞王者臨萬邦之民
列百揆之職將政理而有截故掄材而不忒示以
好爵惟皇之士攸臻攷于周行命世之才盡得始
其精選不貳明揚勿休察其言之所謂觀其行之
所脩苟進者不可不慎待用者予取予求勸農勉
人咸委循良之德處煩理劇悉咨濬拓之謀豈不
以官者一人之股肱兆民之綱紀厥用也雖各司
其局厥功也蓋同歸于理非其人則貽民之憂得
其人則致君之美是故孜孜於仄席憂在進爲

俾濟濟以盈庭野無遺美蓋以非賢不以得士則
昌度其才而後用授其政而必當上以見知人之
道下以見稱職之方亦如大廈構興惟美材而是
取良工制作得利器而允臧自然讒邪知禁惟君
子之是任政教昭宣致王業之不愆庶績咸若群
方晏然其或未精黜陟弗辨媮妍素餐之謂必作
嘉魚之詠莫傳曷若我命以鈞衡乃負鼎之明哲
升平諫諍必及雷之忠賢大哉考古典之訓謨觀
前王之取捨魏魏堯帝得五臣而洽域中赫赫軒

文正公集 卷之二 六
皇用六相而光天下故我后法二帝之垂衣舉多賢者

從諫如流賦

王者從諫如彼流水

聖人以治歷乾綱思邁前王從忠諫而弗逆觀流水以堪方每行補過之言曾無疑滯或得興邦之議寧昧激揚矧夫內守宗社外臨華夏臣不興諫則君道有虧君不從諫則臣心莫寫所以導啓沃之致理若汪洋之就下設搏以進似使其狎而玩之折檻弗誅寧見其縮而死者豈不以君之德也

貴納諫而溫恭水之性也美隨流而順從故周旋而納善如蕩漾而朝宗詢彼芻蕘豈愧東薪之詠聽諸藥石更疑浮磬之容莫不洞達四聰旁求五諫上既資於獻替下寧生於謗訕聞善必信不爭之勢何殊擇善以從就濕之情無間于以見萬乘之主納賢以虛七人之職竭節而居又何煩於斷鞅豈有悔於觀魚由是忠謹咸臻信智者之所樂俊賢是效見臣心之亦如又何必博聞取規從繩為軌但見弗違於啓乃自可偕行於沔彼所以明

虛受之功所以得上善之旨及雷之士雖濡首而
何傷補袞之臣思澣衣而可美夫如是則咸聞不
諱但見寡尤上下莫聞於闕政大小皆罄於嘉謀
威王之三賞履行恩波下施晏子之一言見用德
澤旁流我后光被群方柔懷多士陳謗木而聽政
建善旌而求理所以彰從諫之心率疏通而如水

聖人大寶曰位賦

仁德之守
光大君位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
之於至仁保于域中既永綏於南面貴乎天下自

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
於位然後崇之以德闡茲神化既天啟於一人固
此鴻基方君臨於萬國念茲在茲高而不危于以
見大人之造于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
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為助億兆之上
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
以無側誠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為思
持盈守成契不貪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
昌實其位者於焉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

文正公賦 卷之三
化也乃日聞於四方亦如位於高明者天故生成而莫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交泰言其寶則非常之寶謂其大則強名之大寧慙希代間千載以居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聞聖域旁連想善隣而是此皇圖斯啓覩王度以爰分我后執契嗣文垂衣有位並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鴻猷萬斯年兮光被

賢不家食賦

尊尚賢者寧有家食

國家廣闢四門惟賢可尊俾進身於祿位寧退食於丘園出仕文明萬鍾之榮自足不居側陋一簞之樂奚論當其王道勃興聖人在上納忠良而罔怠庶弼諧而無曠敷三接而何善不臻達四聰而無遠弗訪思舉之士效明試於勲庸崇德之人耻素食而高尚莫不濯纓交進束帶相先上既諧於輔聖下絕見於遺賢克勤于邦自重茵而列鼎不出其位寧鑿井而耕田遂使獻替無虧經綸是假

外兼濟於黔首內盡忠於王者行爵出祿但見其
聖人養賢論道經邦詎聞乎君子在野豈不以天
下之政也惟賢是經天下之情也得賢而寧所以
宅茲百揆所以康彼萬靈靡吟皎皎之駒已縻好
爵宜詠呦呦之鹿盡宴明庭彼茹藜而隱者亦士
之醜飲泉而居者何樂之有曷若我美祿是于良
時是偶如蛟龍兮得雲雨異鱗鳳兮在郊藪是以
子牙就聘求魚豈戀於水濱伊尹逢時執耒寧思
於田畝美夫聖王斯在明賢不遐咸簪纓而奉國

豈菲薄而在家端冕之前既協鹽梅之用衡茅之
下誰興葵藿之嗟士有學稟素風運逢皇極方勵
入官之業獲訟養賢之德幸奏藝於堯階庶無慙
於家食

窮神知化賦 窮彼神道 然後知化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
昧知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鉤
深致遠明二儀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聖微旨神
則不知不識化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

於彼苟精義而入焉如至誠而感矣原其不測識
陰陽舒慘之權察彼無方得寒暑往來之理莫不
廣生之謂化妙用之謂神視其體則歸於無物得
其理則謂之聖人必先慎其真宰然後識其鴻鈞
載審聰明見日居月諸之象寧迷眇蠶合春生夏
長之仁仰止天倪探諸神造扣寂之情斯至觀妙
之言可考不疾而速思左旋右動之機不怒而威
悟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以化之布也無黨無徧神
之理也自然而然亦猶究彼靈著審萬象而無失

推茲妙律測四時而罔愆若然則眇覲虛無遐觀
妙有知微妙而斯在欲擬議而何後所以虞舜運
璇璣之日不爽昭回仲尼窮易象之年自明休咎
念茲在茲不可不知稽惡盈而是則將應變以何
疑以此觀天通乾道而明矣以斯設教助人文而
用之是以聖人德合乾坤道通晝夜法至神而有
要臻大道而多暇有以見秉堯智以無為而民自
化

乾為金賦 剛健純粹 其象金也

大哉乾陽直享至剛統於天而不息取諸金而可
方外著元亨想有英而可觀中含變化知從車之
靡常原夫聖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為憲索
隱而神道可極取象而物形何遁立夫乾也所以
體乎高明為彼金鳥所以尚乎剛健觀其爻繫斯
著擬論有倫此則端四德而成象彼則列五行而
效珍非同體於煥耀實比德於貞純畫而成三三
品之容可玩統而用九九牧之貢斯陳况乎運太
始之極履至陽之位冠三才而中正秉一氣而純

粹萬物自我而資始四時自我而下施其動也直
誰觀躍冶之姿其靜也專更想藏山之義豈不以
乾之德也至健於斯金之性也純剛在茲察之則
宛若配之則宜其我道易之喻披沙而既得我功
不拔如在礪以鳥虧則知為冰未良喻馬安仰一
則消釋而可待一則老瘠而何往曷若我取難得
之寶匹始亨之象乾之運矣蓋造物而罔愆金之
鑄鳥亦制器而不爽有以見確然成務昭乎若金
首萬化而道廣方百鍊而旨深始終不雜於陰爻

寧虞衆口上下皆稟於剛德若遇同心美矣哉易之取捨有如此者仰運行之在上尙生成之親下故我后法乾元而居尊致王度之如也

王者無外賦

三者天下何外之有

穆穆皇皇為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踰之者明偕日月曾無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夷夏運德車而無不至焉闢義路而何其遠也普天率土盡闡宵旰之憂九夷八蠻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不見尋之無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令出惟行寧分乎遠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若然則包括八紘牢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內乃化成於天下萬邦同式孰謂乎限蠻隔夷四海為家莫聞其彼衆我寡故得五兵不試四國是訛于以見上下交泰于以見遠近咸和九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届萬國之黔黎受賜其樂如何故知軍及鬼方守在海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為輿而天為蓋如春之德廣育而萬物咸亨

若海之容處下而百川交會大矣哉自南自北覆
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一人不遺五霸何知據山
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夷今我后寅奉
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久夫
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易兼三材賦

通彼天地
人謂之易

大哉易以象設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窮理盡性重
六畫而原始要終二氣分儀著高卑於卦內五行
降秀形動靜於爻中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見天人

之會同者也昔者有聖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觀天
之道察地之紀取人於斯成卦於彼將以盡變化
云為之義將以存潔靜精微之理極其數也必在
乎兼而兩之定其位焉由是乎三者備矣若乃高
處物先取法乎天所以顯不息之義所以軫行健
之權保合太和純粹之源顯著首出庶物高明之
象昭宣此立天之道也御陰陽而德全又若卑而
得位下蟠於地所以取沉潛之體所以擬廣博之
義寂然不動既侔厚載之容感而遂通益見資生

之利此立地之道也自剛柔而功備於是卑高以
陳中列乎人剛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
慎時行時止之間寧迷進退察道長道消之際自
見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義而有倫既而明三
極之端知八象之謂存擬議而無爽周變通而曷
既君子用之而消息聖人執之而經緯亦由璇璣
測象括運動於七辰玉琯候時含慄舒於四氣豈
不以易之為書也範彼二儀易之為教也達乎四
維觀其象則區以別矣思其道則變而通之上以

統百王之業下以斷萬物之疑變動不居適內外
而無滯廣大悉備包上下而弗遺至矣哉無幽不
通唯變所適準天地而容日月畜風雷而列山澤
鼓之舞之以盡神統三才而成易

淡交若水

賦君子求友
恬淡為上

伊淡交之相愛諭柔水於前聞惟久要之情不瀆
而靈長之德爰分如通濶下之功同行其道似得
朝宗之便相薦於君原夫大禮立言後賢是擬將
敦切切之契必察湯湯之理非敢乎狎而翫之蓋

懼乎數斯疏矣彼以甘而壞者免謂小人此以淡
而成爲實惟君子莫不就義若渴從善如流甘言
者不可不畏澡行者予取予求冀獲有中之美免
貽中輟之羞義協斷金鬚鬢淘金之利譽稱連璧
依稀沉璧之秋惟德是依因心而友游泳而學海
同濟兢慎而禮防共守實其忠信懷珠之象寧賒
志在琢磨穿石之功自有則知甘而交者何能別
嫌淡而交者常如養恬進弗違於汎愛退不失於
流謙同氣相求將益潤身之德見利而讓必揚潔

已之廉故得久而不渝誠然可覽論心而曷有凝
滯投分而每存澄淡情深結綬遠思誓帶之流志
在彈冠潛動濯纓之感念茲在茲恬爲淡爲舍已
類不爭之勢親仁浮就濕之基如切如磋自契激
揚之義同心同德孰分清濁之姿士有遠慕前修
聿希令望每定交而不雜必推義而爲上考同人
於易象見賢必親法上善於禮文書紳無妄

養老乞言賦

求善言以資國之用

年高者不可不養言善者予取予求奉黃髮以無

怠垂清問而弗休主善為師尊縱心之者舊既飽
以德咨逆耳之謀猷仰彼前王垂茲令典謂仁者
所以能受則言也於斯可選肆筵授几聿修尚齒
之宜論道經邦必採無瑕之善莫不崇其盛禮納
以明恩登上庠而有則躋大學以居尊待以常珍
用貴皓然之士裨其闕政是詢哿矣之言養老之
美於斯有以一則崇孝悌之本一則求善教之旨
式宴且喜篋聞大耋之嗟切問近思屢逆聖人之
耳豈不以老者倍年之長言者善人之資養其老

則惟賢是擇乞其言則患已不知識君臨之所重
見父事之攸宜不素飡兮實舉燕毛之禮善侍問
者當陳補袞之詞是知捨此則無以尊德遵此則
足以守國大禮載之而為美前王行之而不忒漢
朝定嗣延四皓以咨謀周伯與邦奉太公而取則
恩斯勤斯故舊不遺孰侮桑榆之暮景每求藥石
之良規祝饒無虧何患乎老夫耄矣沃心有取但
見乎聖人則之今國家治歷萬邦緝熙庶政納老
成之嘉話闡誕敷之休命予以見至道勃興與唐

虞而比盛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賢實邦本
何地能及

地廣千里功虧一賢故開基之大矣寧命世以生
焉附益我疆雖有邦畿之遠發揮王業難居家食
之先得不載考謨猷旁稽士實延表之境以雖衆
挺特之才難可失疆吞是戒豈一千乘之多為禮
聘斯行在五百年之間出又何取險包絕壑深控
燈江非形勝於十二貴國士之無雙尋師之道路
咸歸何能翼聖展驥之途程盡入詎可經邦是以

攻掠無聞東求可考匪煩開拓之力唯取弭諧之
道秦商於而齊即墨非我之求傳巖野而渭水濱
是吾所寶唯賢也其功莫料唯地也於用如何自
欲得人之盛豈須拓地之多爵舉之流可進之而
授賞目極之所難獻之而請和斯蓋意切求賢事
非避地雖沃野之咸在諒竒才之足懿任附庸之
國衆胡比盡忠縱兵賦之數多固加餘智豈不以
賢之得雖少必貴地之有雖多曷能捨地得賢乎
邦基永固無賢有地方國難隨興是故治亂咸繫

文正公賦 卷之三
古先是徵鴻溝約而楚亡惟賢不用昌國去而燕
奪何地其常在乎啓土固資虛襟是急皇明由是
以彌遠鴻業於焉而允緝若然則議賢者之深功
何百城而能及

體仁足以長人

賦君體仁道
隨彼尊仰

聖人受天命體乾綱既克仁而是務遂長人而不
群法元善之功可處宅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為
天下之君原夫易象洞分乾元光啓謂元之德也
莫大乎始生之道生之善也莫若夫至仁之體所

以法而用也既不由幹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
亨嘉之禮君子乃時法斯道力行乎仁侔剛健之
克著致惻隱以昭陳敦惠愛以為心首出庶物得
慈和而示化利見大人莫不與合化權潛符天造
蓋本生成之禮益見尊崇之道安仁為念我則俯
視於黎氓克已存誠我則上居於大寶豈不以體
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悅隨君非仁則
曷享於推戴人非長則寧致於淳熙詎三月之違
焉道之行也致一國之興矣人皆仰之足可以首

四德以居斯冠兆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為生
之妙不曰長何以見居上之美故得萬民以濟咸
承煦育之恩百姓不知盡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
握圖在上御宇居尊侔乾道之罔息酌仁恩而不
煩念茲為器之人未足與議審彼樂山之士始可
與言方今道化惟微神功至廣用乾剛而不紊奉
仁道而無爽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寰中故是尊
而是仰

陽禮教讓賦

修射崇飲
民不爭矣

先王制陽禮於百姓與民讓於九州觀射飲之斯
在知政教之所由我予既張觀德之風遐被朋酒
斯饗序賓之義咸修觀其司徒之職既揚王者之
教云下使穆穆而鄉飲俾濟濟而燕射將以弧矢
之利習彼威儀復於罇俎之間宣其教化至若洞
啟澤宮射夫來同內叶和平之志外敦廉順之風
揖讓而升非尚六鈞之勇進退可庶不矜五善之
功此射之讓也邦教攸崇又若以年以品會於鄉
飲在獻酬之無謬居長幼而必審貴賤位矣三賓

之象不踰和樂興焉百拜之容弗寢此飲之讓也
 國人是稟則知邦禮循循以教萬民所以安天下
 於不競所以教域中之有倫射不主皮息爭心於
 君子酒以成禮導和氣於鄉人是知用之而在化
 可又廢之而其化則不斯射也可以止其暴亂斯
 飲也可以樂其富壽所以反當仁之義以勸四方
 遵成魄之規用寧九有然則為其陽也取其吉而
 為名謂其讓也取其和而不爭于以見莫善於禮
 于以見與世作程侯以明之罔替君臣之義禮無
 違者遂詣賓主之情遂使德藝可觀忿肆過已知
 訟事以興教蓋因時而立紀故聖人務焉則違之
 者寡矣

天驥呈才賦

君德通遠
天馬斯見

天產神驥瑞符大君偶昌運以斯出呈良才而必
 分眸迴紫電鬣妥紅雲星精效祥聿歸三五之聖
 龍姿挺異不溺三千之群是何降靈霄極薦夢中
 國啟天之命光帝之德包羞兮御閑之十二屏跡
 兮駕駘之萬億曳吳門之練不足以比容竭燕市

之金不足以為直徒觀夫汗血流赭連錢拂驄較
瘦筋路鸞肥臆豐矯矯焉鯨躍乎滄海昂昂焉鶴
出乎煩籠契瑞圖之表述昭神化之感通卒使伯
樂居前駭千載之有德王良處右悲一旦之無功
得以馴致皇家駿奔帝苑厥生也足比乎房駟之
異其來也寧憚乎渥洼之遠雖稱德於絕群豈代
勞而一混首登華厩嘶風休憶於窮邊高騁康衢
逐日詎思於長坂豈徒矜半漢銜連軌必也瑞乎
聖通乎天騰志千里飛聲八埏歷金埒以腰褭奉

玉勒以周旋日馭如親合亞六龍之列瑤池若去
請登八駿之先異乎哉神物來宜天意純嘏掩逸
足於千駟革嘉祥於一馬方馳六轡且殊歸岳之
流儻駕皇輿曷如負圖之者是知造化之奇鍾焉
在斯祥麟生而奚匹馴犀至而曷為寶於大邦寧
徇晉臣之請出於有道豈惟漢帝之時客有感而
歎曰馬有俊靈士有秀彥偶聖斯作為時而見方
今吾道亨而帝道昌敢昧呈才之便

稼穡惟寶賦

王者崇本
民食為貴

資時者稼穡務本者為王顧民食而可貴為國寶
而允臧田疇播殖之時豈慙種玉倉廩豐登之際
寧讓滿堂稽彼前賢垂諸大雅謂養民而可取必
重穀而無捨惟農是務誠天下之本歟以寶為名
表物中之貴者耒耜無廢黍稷是崇每訓耕耘之
績如敦追琢之功闢五土之時披沙豈異載千箱
之處照乘攸同蓋以順彼天時美茲政本觀艱難
而有獲稱瓌竒而何損年多膏澤連城之債可期
瑞有嘉禾希代之姿奚遠是知寶金璧者見棄於

聖人寶稼穡者克濟於生民得之則九年利用闕
之則百姓食貧多既如雲寧愧白虹之氣祈於元
日似求赤水之珍其或剖巨蚌以勞心攻他山而
竭力在寒暑則非民之服在饒饉則非民之食徒
聞賈禍之辱莫見作甘之德曷若我東你可嘉西
成不忒既堅既好亞父歆碎而何能如京如坻季
子比多而莫得念茲在茲百王不移此盈疇而是
貴彼韞櫝而何為見三時之有倫如分三品與四
民之共給胡畏四知今國家崇后稷之功廣神農

之道既豐年以為瑞蓋惟穀而是寶故能富庶之
風告成穹昊

天道益謙賦

天道常益
謙損之義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虛於上天雖秉陽之功
不宰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
矣四時下濟屯者自我而亨焉厚夫杳杳天樞恢
恢神造損有餘而必信補不足而至考是故君子
法而為政敦稱物平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裒
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

昌龍蛇蟄而後震草木落而還芳于以見其物理
于以見其天常月既虧而中盈於時不昧陽盡剥
而求復其義爰彰然則高明之運也善行無迹盛
衰之應之惟變所適苟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有
中之士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已之君我則助勃
興而無斃雅契姬文之述何煩太史之占處幽晦
者日星必照在焦枯者雨露必霑取類而言如江
海之潤下殊塗同致若鬼神之神福謙得不觀庶物
之情究至理之本貴必始之於賤益乃生之於損

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遠高者抑而下者舉
 一氣無私往者屈而來者伸萬靈何道大哉覆受
 無遺神之聽之執虛者不言而應用壯者雖猛何
 為卑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之者不失
 其宜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實兆民之是賴無
 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黜驕盈得天道益謙之義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

淳一敷教
天下為式

魏魏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機無事為式而庶
 彙有倫秉乎天得之樞群氓作則立乃道生之化

八表還淳老氏有云聖皇無失保環中而可以率
 天下而守一蓋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強名式之
 用為正萬靈而咸秩莫不冥符妙有昭合虛無察
 察之機悉去淳淳之理誕夫于以見清淨而不擾
 于以見易簡而不踰博黃帝之求珠我真未喪契
 莊生之齊物我化皆孚無臭無散是則是効包自
 然之禮樂畜無親之仁孝去奢去泰惟存至道之
 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本
 式者治之筌苟能持於罔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

大衍攸虛為四營之本也太陽無二作七政之首
焉豈彼夫昧於希夷煩其用捨滋彰之法著矣沖
寂之猷遠也曷若我靜守權輿克寧華夏執此惟
精之旨得自窈冥俾諸咸有之風播於上下大矣
哉上德不德無為而為保谷神而不宰育芻狗以
何私政復結繩固有二三之令理敦執契自為億
兆之規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王之德化育而四
時為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熙熙登春臺
而躋壽域

政在順民心賦

明主施政
能順民欲

王者廣育黔首誕布皇明闡邦政而攸敘順民心
而和平振窮恤貧必俯從於眾望發號施令實允
叶於群情昔管子以祖述大猷發揮明主垂教之
言斯著為政之方可觀以謂逆其民而理者雖令
不從順於民而化焉其德乃普是以究其所病察
其所宜禮應時而訟襲教隨俗以彰施欲求乎廣
所及也必在乎俯而就之彼患困窮我則躋之於
富庶彼憂苛虐我則撫之以仁慈于以見百姓為

心萬邦惟慶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遂其性所以感其和氣所以謂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莫聞不協之謀遐邇悅隨每覩易從之命豈不以政者為民而設民者惟政是平違之則事悖順之則教興乃古今之必重實聖賢之所能亦猶梓匠任材因曲直而制作化工造物隨大小而陶蒸是以布政從民者黎元克信驅民從政者群心不徇思柔遠而能邇必去逆而効順舉刑罰罪因衆棄而方行列爵養賢由僉諧而後進懿夫施此彞倫洽

彼生民在上者弗私其欲居下者孰敢不遵務材訓農皆因民之所利布德行惠常捨己以從人今我后稽古省方順時察俗上克承於天道下弗違於民欲有以見善與物之感亨實無幽而不燭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其性相反同濟於用

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惟異處動必相資始則無自入焉受諸睽而已矣中則往有功也取既濟以宜其原夫兩儀肇生五行並命水以流而順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

燥濕之情知和而和匪間炎涼之性烈烈湯湯曰
陰曰陽其數六者柔而勝其數七者熾而昌六以
陰而習乎坎位七以陽而配彼離方離坎誠非其
一致陰陽安得而兩忘雖天生之材本四象而區
別蓋日用之利合二體以交相道非獨善功不相
遠翻疑乎方以類聚何患乎體與情反作賊作苦
始殊同氣之求曰潤曰炎豈宜相得之晚施之無
窮和而不同亦猶天地分而其德合山澤乖而其
氣通日月殊行在照臨而相望寒暑異數於化育

以同功則知質本相違義常兼濟六府辨盛德之
美九鼎洽大亨之惠分而為二曲直相入以誠難
會之有元胡越異心而自契象則遠爾理必依於
當異位而有別終同功而靡踈從政者寬猛相須
體茲至矣為道者恬智交養觀此行諸是故躁以
靜為君有以無為用相薄類風雷之益違行殊天
水之訟我道也不相入而相資與天下之公共者
也

宋文正范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